

泳池“中日对决”落幕,两强各取19枚金牌

亚运“交卷”，中国泳军遭遇有力冲击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夜色中,亚运会“中日对决”的主战场——格拉朋加诺水上中心恢复了宁静。经过六个比赛日的鏖战,泳池中共产生41枚金牌,中国和日本两强各自带走19枚。

从冠军数量来看,这场中日间的较量似乎没能分出胜负。但从奖牌总数分析,获得19金、17银、14铜共50枚奖牌的中国队,以两枚奖牌之差落后于获得19金、20银、13铜的日本队。若以东京奥运会设项为依据,除去41个项目里的六个非奥运会项目,中国队则在金牌数上以17比16稍胜一筹。

从广州亚运会金牌数以24比9完胜,到仁川亚运会保持金牌数22比12领先,再到如今打成平手,中国泳军在与日本队的竞争中已无优势可言。亚运会这场“中考”,中国游泳有收获有惊喜,也感受到了来自劲敌的有力冲击。两年后的东京奥运会,中国游泳将面临不小的挑战。

双星闪耀守护男队战场

拥有孙杨和徐嘉余两位世界顶尖选手,中国队在男子项目的较量中拿下10枚金牌,领先日本队两金,占得上风。

尽管因领奖服风波饱受质疑,孙杨在泳池中的统治力仍毋庸置疑。自首日圆梦200米自由泳开始,这位中国游泳领军者就开启了“收割”模式。面对六天出战四项个人和两项接力项目的“魔鬼”赛程,他接连将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金牌收入囊中。今夜夺取1500米自由泳冠军后,拼尽全力的孙杨再度以泪水释放疲惫和压力,“真的是靠意志在顶,对手逼得特别凶,我完全是在咬牙坚持。”

已多次表态要与孙杨一起“扛旗”的徐嘉余,也将战斗力延续至亚运赛场。在古贺淳也禁赛缺战的情况下,他力压日本名将入江陵介,将50米、100米和200米三枚仰泳金牌一网打尽。“全面打破日本仰泳的垄断,我一个人就做到了。”独挑

大梁改写仰泳格局,一向内敛的徐嘉余变得更加自信。作为接力项目的王牌人选,他还与队友一起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男女4×100米混合接力的较量中强势夺冠,最终以五枚金牌结束此次雅加达之行。

孙杨与徐嘉余双星闪耀,成为中国泳军争夺冠军最稳定的实力担当。汪顺在200米混合泳较量中的惊喜逆转,余贺新在50米自由泳决赛中称雄,也令人眼前一亮。不过,随着世锦赛100米自由泳冠军宁泽涛淡出国际赛场,中国男子短距离自由泳失去了最重要的砝码,无论个人还是接力项目都受到明显影响。而在日本队的传统优势项目蛙泳比赛中,小关也朱笃和200米蛙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渡边一平已接过“蛙王”北岛康介的班,中国新星闫子贝、覃海洋虽具备不俗实力,却始终无法突破对方领地。

世界纪录难掩女队差距

女子项目的比拼,收获八金的中国

队落后于夺取11金的日本队。中国泳坛“女神”刘湘与日本“天才少女”池江璃花子双姝争艳,成为泳池中最吸引眼球的观点。

在三天前的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中,刘湘以26秒98的成绩一鸣惊人,夺冠同时将原世界纪录提高0.08秒,这也是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刷新的一项世界纪录。但在今夜结束的50米自由泳决赛中,被寄予厚望的她与池江璃花子直接对话,最终以24秒60的成绩屈居亚军。

由于50米仰泳并非奥运项目,同时也不是自己的主项,刘湘最看重的其实正是这枚50米自由泳金牌。“我不甘心,今后要对自己再狠一点。”虽心有不甘,但也直面差距,她坦言,“与池江还是有一些差距,她的表现让我们震撼。”

的确,相较于刘湘的惊艳表现,池江璃花子的强势爆发不出所料,狂揽六金的她成为亚运泳池中的头号“多金王”。这位年仅18岁的希望之星拥有出众的身体条件,在短距离自由泳和蝶泳项目上

实力超群,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就给中国女队施加了巨大压力。除四项个人项目外,她还率领日本队赢得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4×100米自由泳接力两项集体冠军。

日本女队在蛙泳项目上同样拥有绝对优势,将50米、100米和200米蛙泳冠军悉数收入账下。中国两位00后“小花”李冰洁与王简嘉禾则在中长距离自由泳上保持领先,将400米、800米和1500米自由泳演变成了“内战”。而随着傅园慧、叶诗文状态下滑,中国女将在仰泳和混合泳上实力锐减,失去了曾经的争金点。展望东京奥运会,中国女队的前景如刘湘所言:“希望能变得更好,但2020年奥运会对我们而言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

接力之争考量阵容厚度

在这场中日泳军的对抗中,接力项目亦可作为“风向标”,对两队人才储备的厚度做出最直观的考量。七个项目,中国队收获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女

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以及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三项冠军,相对处于劣势。

无缘冠军的四个项目,不乏中国队曾经在奥运会、世锦赛等世界大赛中摘金夺牌的优势项目。在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即使没有因抢跳犯规被取消成绩,中国队游出的3分59秒51的成绩,也与日本队3分54秒73的夺冠成绩相差了近5秒之多。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虽仍由孙杨领衔,还是遗憾地负于日本队。身为卫冕冠军,中国队在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大战中同样被日本队甩在了身后。

“这两年日本短距离选手总体表现比我们好,确实值得学习。我们的后备力量就像足球比赛中的板凳球员,深度还不够。”作为接力项目主要成员之一,余贺新在男子4×100米自由泳失利后直言,接力成绩滑坡与人才储备有关。论明星选手的个人能力,孙杨、徐嘉余等人均可跻身世界前列,但从阵容厚度和项目均衡发展的角度而言,日本队目前似乎已经走在了前面。(本报雅加达8月24日专电)

中国体操八金收官

本报雅加达8月24日专电 (特派记者谢笑添) 亚运体操大项今日结束最后五个单项决赛争夺,表现回暖的中国体操队再夺两金。至此,共产生14枚金牌的亚运会体操项目落幕,在最大竞争对手日本队以二队出战的情况下,里约奥运会遭遇“零金”尴尬的中国体操队摘得八块金牌,其中男女队各自收获四冠。

在今天的平衡木决赛,以资格赛头名身份晋级的陈一乐发挥稳定,凭借着14.6分的全场最高分问鼎冠军。而自由操项目排名预赛第一的陈一乐,在决赛中发挥失常仅列第五,冠军最终由朝鲜选手金水晶获得。尽管如此,这位16岁小将在本届亚运会揽获三金,表现出中国体操女队领军人物的潜质。

中国队今日另一枚金牌来自男子双杠决赛,资格赛中斩获16.0分高分的四川小将邹敬园虽在杠上倒立动作中有瑕疵,依然凭借高质量的难度动作获得全场最高的15.725分,与另一位中国选手肖若腾包揽金银牌。谈及自己的第一次亚运会之旅,邹敬园表示其实并不紧张,在夺金后,这位性格成熟的选手已开始展望未来,“回到国内要把最近一个月暴露的不足都调整好,希望能在世锦赛有更好的表现。”其余项目中,中国台北选手唐嘉鸿在动作难度不占优的情况下,凭借更出色的完成度与稳定性,摘得男子单杠桂冠,而男子跳马项目的冠军则属于来自中国香港的卫冕冠军石伟雄。

中韩选手训练中发生摩擦

亚泳联将出面调解

新华社雅加达8月24日电 记者24日了解到,雅加达亚运会23日赛前训练因为泳池内人数较多,中韩两名运动员之间发生了小的摩擦,据悉亚洲泳联将开会调解此事。

韩联社援引韩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相关人士的话称,韩国女运动员金海津在热身训练时与中国女选手发生摩擦,双方因为语言不通等原因演变成争吵和肢体冲突。

经中国体育代表团新闻官员证实,当时韩国运动员在泳池内与中国运动员发生了身体接触,双方后来在沟通过程中情绪都比较激动,发生了小的肢体冲突。后中国运动员当场向对方道歉,晚上中国游泳队领队又带队员再次到韩方运动员处道歉。据了解,韩方仍向亚奥理事会进行投诉,要求对中国运动员进行处罚。亚奥理事会已将此事移交亚洲泳联,今晚亚洲泳联将召集双方领队开会进行调解。

该新闻官员表示,中国体育代表团一直高度重视并要求中国运动员在赛场内外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竞技状态参加比赛。

首例药检阳性曝光

新华社雅加达8月24日电 亚奥理事会24日宣布,一位来自土库曼斯坦的摔跤运动员因为药检阳性而被取消比赛资格,这也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爆出的首例兴奋剂阳性事件。

亚奥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称,根据上周进行的一次赛前尿检的结果,纳扎罗夫被查出一种利尿剂呈阳性。因此,纳扎罗夫被取消了雅加达亚运会的参赛资格,他在8月19日的参赛结果也被判无效。

24岁的纳扎罗夫参加了亚运会男子57公斤级自由式摔跤的比赛,在首轮比赛中他输给了印度选手托马尔。

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上,总共有六名运动员被查出药检阳性,其中包括韩国游泳明星朴泰桓,后来他也被取消了在那届比赛中所夺得的奖牌。

3比4不敌沙特,男足连续五届亚运会无法闯过淘汰赛首轮

小组赛三连胜令大家都想多了

■本报记者 陈海翔

3比4的比分看上去似乎惊心动魄,但其实并不能体现中国球迷在比赛中所体会到的崩溃感。在昨晚亚运会男足1/8决赛与沙特阿拉伯队之战仅仅进行到33分钟,中国U23队便已0比3落后,第60分钟又丢了第四球,直到第80分钟才打入第一球。尽管最终比分看似接近,但中国U23队早早就奠定了败局。更重要的是,对手沙特球员均为U21年龄段,中国队以大打小却遭遇如此失败,更让人沮丧。

因伤下场的张玉宁在替补席上痛哭流涕,打满全场的韦世豪坐在草皮上不知所措,所有的悔恨都无法改变出局的事实。输掉昨晚的这场1/8决赛后,中国男足已连续五届亚运会无法闯过淘汰赛第一轮。

斗志与技术的双重失败

小组赛全胜晋级的U23男足为何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输掉比赛,首当其冲的原因便是没能摆正心态。

比赛中,中国队球员在场上过度放松,与对手在中前场的寸土必争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场紧逼不到位,接应球员不到位,被断球后就地反抢的力度不足,这些原因导致球队从一开始便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中国U23男足主帅马达洛尼赛前曾表示,虽然没有预料到淘汰赛首轮的对手会是沙特队,但球队将继续以我为主进行比赛,“小组赛三连胜给球队带来了自信和士气,我已经找到了沙特队的弱点,这是一支走技术风格的球队,身体对抗能力略显不足,我们会抓住对手的这一弱点。”略显讽刺的是,昨天在球场上屡屡靠强硬拼抢成功抢断的却是沙特队,对手的四个进球中至少有两次直接来自于中场抢断后发起的反击。马达洛尼口中对手的弱点却成了中国队的软肋,由此可见,全队对比赛的困难程度没有准确预估。

除了心态,中国球员在比赛中所展现出的技术能力同样不如对手,停球、无对抗传球时屡次出现低级失误,仅从



赛后,韦世豪(左)颓然瘫坐于场内,恐怕谁都不曾想到,中国U23男足会被对手以4比0开局。
视觉中国

应对U23政策有所反思

“这场比赛我们的确准备不足,没料到沙特队会如此坚决地用快速反击打我们身后。此外,队员们的体能似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场拼抢力度不够。”赛后,马达洛尼如此总结败因。此外,场边的教练组没能在连续丢球后进行及时调整也是败笔之一。连丢两球后,马达洛尼表示自己已经准备换人,但还没来得及作出调整,球队便又丢了第三个球,“有时候是的需要提前换人调整,但这样做并

不容易。我当时看到中场球员已经适应了节奏,所以就放弃了立即换人的想法,到中场休息才做出调整。”

教练肯定要承担失败的责任,但没能闯过沙特这一关的根本原因还是球员能力不足,这也不得不令人联想到已经在中国职业联赛中实施两年的U23政策。中国足协推出这一政策目的在于让U23球员获得更多比赛和锻炼的机会,从实际情况来看,新政产生了一些量变,适龄球员的自信和经验获得了提升,但在面对整体实力更强大的对手时,信心

与经验难以弥补巨大的技术能力差距。

U23新政让适龄球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成长,但中国青训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球员基数过小。仅靠总数不过三十支的中超、中甲两级职业联赛提供每场有限的比赛机会,依然无法解决这个核心根本问题。违背足球规律、降低联赛水准的掘苗助长,起到的正面效果毕竟很有限。如何尽快搭建起金字塔型的职业联赛结构,如何完善青少年各年龄段的比赛体系,这才是中国足球管理部门所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对三篮球赛场上,草根球员与传统篮球职业选手鱼龙混杂

这场“街头梦”有些高不成低不就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看的出,印尼人正竭力尝试着还原三人篮球的街头本质。本届亚运会,该项目被安排在了朋加诺体育中心的室外网球场。所谓的场馆改建工程并不复杂,其实就是铺一片塑胶篮球场,并在其上支起防雨防晒的顶棚。整片球场几乎完全暴露在椰城的湿热空气中。在下午阳光刺眼的时分,裁判们甚至会在执法时戴上墨镜。在经混音处理的说唱乐伴奏下,现场DJ一次又一次朝着周遭并不算太满的看台起哄,向各国球迷“索要”呐喊。这一幕景象,将人带回夏日午后闷热而又聒噪的街头球场。

这是一项从不缺乏群众基础的运动,但直至跻身2020年东京奥运会正式项目,三对三篮球才算真正走出了街头,作为竞技体育项目的官方认可,自然也伴随着各国各地区自上而下的关注。若将传统五对五篮球视作节奏时缓时疾的长跑,三对三篮球就像是拧紧发条后的短跑冲刺,中国队球员曾冰强将其比作是“快节奏而又无止尽的无氧运动”。从抢下篮板到将球运出三分线,再到完

成进攻,一切都需要在短短12秒内完成。这就是为何仅仅10分钟的净比赛时间,就足以让这位刚从大学走出的小伙子在与东道主印尼的赛后不断重复同一句话:“我已经虚脱了。”这还是在中国队坚持了每逢“死球”必换人的情况下。

走向竞赛大舞台的过程中,三对三篮球摒弃了街头篮球拖沓的步调,以及后者对于翻腕、走步等违例动作的容忍,却也失去了一些浪漫的灵魂。这里看不到天马行空的运球或是血脉偾张的扣篮,这片赛场崇尚的是极致的实用主义。所谓“街头梦”,除了刻意营造的热闹到甚至有些聒噪的气氛,还有属于草根们的追梦之旅。在如今这支中国队阵中,除队长肖海亮曾在水平相对较低的NBL(全国男子篮球联赛)短暂效力,其余皆无职业背景。从文体局职员到学校教师,这群普通人的声名鹊起,皆源自于国家体育总局推动发起的“我要上奥运”全国性群众篮球赛事。如果没有三对三篮球的登堂入室,对于他们而言,亚运会注定将是遥不可及

的梦。正因为命运的垂青千载难逢,曾冰强才会在来到雅加达后无比紧张,他很明白,“这样的经历,一辈子都未必能有下一次。”

由于主力内线的受伤,在这支被广泛看好能夺冠的球队里,1.93米的曾冰强突然成了第一高度。每一晚与他对位的球员几乎都超过2米。尽管如今中国队已以四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小组头名,曾冰强很清楚球队所存在的缺陷,并将每一场比赛“看作是向对手学习”。然而,23岁的他对于这一切的认知其实还不够清晰。除了名字,曾冰强对于对手们的情况几乎全然不知晓:今夜起先与他对阵的印尼内线文森特,已是该国联赛传统豪门中场均出战近30分钟的主要轮换;随后交手的泰国队阵中,有三位球员是从其五人制篮球国家队中临时抽调的。由于多为未成名的年轻球员,这些名字在维基百科或类似网站上,几乎查不到任何详细资料,却不时会出现在男篮世界杯预赛等国际赛事的国家队正式名单中。

在亚运会三对三篮球赛场,从传统篮球赛场临时跨项的职业球员并不限于

印尼、泰国这样原本篮球实力羸弱的国度,就比例而言,他们才是这片舞台的主流。韩国队阵中,有三位球员曾在过去两年以国字号成年队球员身份征战亚洲杯、东亚杯等赛事;此番来到雅加达的四位伊朗球员中,一人打过世预赛,两人曾亮相U19世锦赛,唯一的例外亦是伊朗超级联赛中的成名球员。而从五人篮球队仓促借调球员组建三人篮球队,大多是源于协会对于三对三篮球亮相亚运的准备不足。正如同样临时组队的中国台北队主教练杨哲宜所言,对于这批从小打惯传统篮球的球员而言,就连熟悉规则都不容易。

相比之下,卡塔尔人对于这项新兴运动有着更大的野心——翻看其阵中四位球员履历就会发现,球员均来自多哈当地职业俱乐部,而在2016-17赛季结束后,他们就彻底远离传统篮球场,出没于多项世界性三人篮球赛事。在中国队诸多的竞争对手中,日本队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他们的阵容中有三位在校大学生,以及一位在该国次级联赛都数据平平的所谓职业球员。职业球员跨项的现象在女子三对三篮球赛场同样普遍,中

国队中四位球员来自于WCBA联赛,其中新疆姑娘迪拉娜还拥有国家队履历。参赛的是草根还是职业,这本无对错,但如何将清模糊的定位,却是三对三篮球发展的必经过程。

在与职业球员们的交手中,中日两国的草根选手不落风下,再次证明了该项目与传统篮球从本质上就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为三对三篮球作为独立于传统篮球之外的竞技项目存在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却也让亚运会的三对三篮球赛场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这既非为草根球员们打造的圆梦之旅,也无法代表亚洲篮球的最高水平,那么搭建这片舞台的意义究竟何在?

从某种程度而言,在成为奥运正式项目后,三对三篮球就势必会走向精英化的选材与培养,留给草根的空间也将逐渐狭小。如何保留草根选手参与的热情,这是留给各地篮协静心思考的命题,也需要过去数年来极力推广三对三篮球运动的国际篮联给出更清晰的答案。还好,这项尚处起步阶段的运动依然有着许多可能性。

(本报雅加达8月24日专电)